

荷西 我爱你

台湾三毛作品精选



中国妇女出版社

荷西 我爱你

台湾三毛作品精选
陈贤茂 杜丽秋 选

妇女出版社

责任编辑：夏 青

荷西，我爱你

(台湾) 三毛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展望电脑植字有限公司电脑照排

北京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张 202,000 字

1986 年 12 月第一版 1986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01—110,000 册

书号：10054·009 定价：1.95 元

编者的话

早已在台港及海外华文读者中享有盛誉的台湾女作家三毛，随着她的作品在大陆的出版发行，她的名字也为越来越多的大陆读者所熟识了。

三毛原名陈平，祖籍浙江宁波，一九四三年生于四川重庆。五岁时，随父母到台湾。她从小喜爱读书，性格倔强，为了一场数学老师的体罚，她把自己锁进了自己的天地中，“在家中关了三年多，外界如何的春去秋来，在我，已是全然不想知觉了”（《蓦然回首》）。这些日子，她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每天淹没在书的世界里。她贪婪地吞噬着各种各样的书，从书中领略人生，寻求知识，这为她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六岁时，才踏出家门，跟顾福生老师学绘画。在顾福生的启迪之下，她写了第一篇习作《惑》。当这第一篇习作变成铅字，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刊出时，她是那样地惊惶和不敢相信。第一次的被肯定，给了她信心和勇气，鼓舞她继续写下去。从十七岁到二十二岁，她又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后来都收集在《雨季不再来》一书中。此后她搁笔近十年。这段时间，她到西班牙、德国、美国留学，又到世界各地周游。她的重返文坛，是在她到撒哈拉沙漠流浪，并与西班牙潜水工程师荷西结婚以后。一组以三毛笔名发表的《撒哈拉的故事》，使她名

声大噪。异国情调，沙漠奇观，传奇的色彩，浪漫的气氛，很快在台湾读者中掀起了一股“三毛热”。继《撒哈拉的故事》问世之后，紧接着，《雨季不再来》、《稻草人手记》、《哭泣的骆驼》、《温柔的夜》、《背影》、《梦里花落知多少》、《送你一匹马》和《清泉故事》也相继出版了。三毛的名字，在台湾以至于海外的华人世界中，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正象她的母亲所说的，三毛成了“大家的三毛”。

谈起“三毛”这个笔名的来历，三毛说，“最初写小说的时候，一直不喜欢一个文绉绉的笔名，因为自己就是一个很通俗的人物，我想了一会儿，就想到了这个名字——三毛，也表示就是口袋里只有三毛钱的小人物”（《三毛的世界》，113页）。后来她又补充说，“三毛”这两个字对她有好感，是因为幼年在大陆时爱看张乐平的连环漫画书《三毛流浪记》，主角叫三毛的是一个可怜的孤儿，她很同情这个孩子了。两个三毛，一个是在旧中国的土地上流浪，饱尝人世间的辛酸；一个是足迹遍及全世界，历尽万水千山，探索人生的奥秘，认识生活的真谛，追寻爱的理想的女作家。两者之间虽然有着天渊之别，但也有着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有一颗同情心——同情弱小者，同情被损害者，尽管他们也是被同情的对象。

三毛是重感情的。去年在新加坡第二届国际华文文艺营上，她与作家姚雪垠相会。见到了不能团聚的骨肉同胞，三毛忘情地说了声：“姚老，亲亲我吧！”眼泪泉涌而出，忍不住哭出声来。姚老象对自己的女儿一样，轻轻地把三毛揽在怀里，在她的两边脸颊上各亲了一下。

重感情，以情感人，是三毛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任何文艺作品都离不开“情”，有了情，才能打动读者的心

灵。在三毛的作品中，读者自始至终可以感受到一股感情的激流的涌动。她也写她的憎恨和诅咒，但更多的是表现她的爱。她爱丈夫，爱父亲、母亲，爱人间的一切，也把她的爱心奉献给她的读者。读者是理解她的。当她对着麦克风激动地说“燃烧，是我不灭的爱”时，她赢得了讲台下的听众的热烈掌声。

三毛与荷西的爱情，以及两人在撒哈拉沙漠和加纳利群岛的共同生活，是贯串于三毛大部分作品的重要内容，也是三毛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一个男孩子的爱情》、《结婚记》、《大胡子与我》、《警告逃妻》等篇章中，作者动人地述说着一对异国情侣的纯真恋情。荷西——一个英俊的西班牙男孩子，当他十八岁认识三毛的时候，就已深深地爱上这个比他大几岁的中国姑娘。在他们之间，没有一般情侣们的海誓山盟，没有缠缠绵绵的轻怜蜜爱，有的只是六年的等待。荷西对三毛说：“再等我六年，让我四年念大学，二年服兵役，六年以后我们可以结婚了。我一生的想望就是有一个很小的公寓，里面有一个象你这样的太太，然后我去赚钱养活你，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梦想”（《一个男孩子的爱情》）。六年后，他们在撒哈拉沙漠结婚了。没有豪华的排场，没有丰盛的婚宴，只有一个小小的仪式，以及荷西的同事们合送的一个祝贺“新婚快乐”的大蛋糕。他们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他们的精神是富有的。他们有真挚的感情，有共同的生活理想。对他们来说，年龄，经济，国籍，以至于学识等等，都不是择偶的条件，只有彼此的品格和心灵，才是他们所讲求的所谓“门当户对”的东西。

结婚好象激发了三毛的创作灵感，她接连写了一系列

以撒哈拉沙漠为背景，以她与荷西的婚后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既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烈场面，其中大多是家庭琐事的叙述。然而，由于在这些娓娓动人的述说中，包含着生活的哲理，满蕴着深厚的感情，因此自有一种吸引读者的魅力。异国情侣，加上两人性格上的差异，更为他们的爱情增添了迷人的光彩。荷西老实，憨厚，慷慨好义，但多少还带有点大男子主义。三毛的性格更复杂一些。她既泼辣又温柔，既刚强又多愁善感，虽不是女权运动的拥护者，但也不是贤妻良母型的人物。由于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在生活上有时免不了要发生碰撞，这就使他们的爱情生活显得更加多姿多彩。在三毛的笔下，既有《梦里花落知多少》中所描写的缠绵悱恻，情深似海，也有《大胡子与我》中所描写的家庭生活的不和谐。经过三毛的生花妙笔的渲染，即使是这支家庭交响曲中的不协和音，也显得那么趣味盎然，充满了爱情的温馨和幽默感。试读下面的一段描述，简直令人绝倒：

有一次我突然问他：“如果有来世，你是不是还是娶我？”

他背着我干脆的说：“绝不！”

我又惊又气，顺手用力啪的打了他一掌，他背后中枪，也气了，跳翻身来与我抓着手对打。

“你这小瘪三，我有什么不好，说！”

本来期望他很爱怜地回答我：“希望生生世世做夫妻”，想不到竟然如此无情的一句话，实在是冷水浇头，令人控制不住，我顺手便又跳起来踢他。

“下辈子，就得活个全新的样子，我根本不相信来世。再说，真下有辈子，娶个一式一样的太太，不如不活也罢！”

我恨得气结，被他如此当面拒绝，实在下不了台。

“其实你跟我想的完完全全一样，就是不肯讲出来，对不对？”他盯着我看。

我哈的一下笑出来，拿被单蒙住脸，真是知妻莫若夫，我实在心里真跟他想的一模一样，只是不愿说出来。

——《大胡子与我》

三毛笔下的爱情，并不是那种甜得腻人的东西。俗话说：“若要甜，加点盐。”三毛是深懂这个道理的。正因为三毛写出了爱情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也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才更显出了两人感情的深厚和爱情的甜蜜。

通过三毛的作品，这对恩爱夫妻已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荷西突然去世的时候，在读者心中也引起了深深的震动。荷西之死，成为三毛与读者感情波涛的一次大起伏。读者也与三毛一样，为荷西之死而悲痛，而哭泣，也与三毛一起去怀念她的异国情侣，从而把“三毛热”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三毛的作品能够以情感人，与她的坦诚率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她的作品没有一篇是用第三人称写的。她说：我写的都是自己生活上真实的记录，所以我不叫它小说。”“我没有虚构故事，因为我这个人不能作假，奇怪的是有些作家假的那么真实。也许你叫我写别人的事，八成写得不真实，因此，我相信这一辈子都只有写自己的事了”（《三毛的世界》114页）。她在写作过程中，常常毫无保留地向读者敞开自己的心扉，将她的生活，她的爱情，她对各种事物的观感、想法，都真实地、坦率地写出来，让读者从

她的作品中，窥见她灵魂的奥秘，从而在她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心灵沟通的桥梁。在她的作品中，爱情的幸福，事业的成功，固然津津乐道，就是性格上的弱点，心灵上的阴暗面，她也从不隐瞒。《素人渔夫》描写三毛在小镇上卖鱼的那种扭扭捏捏、畏畏缩缩的怕羞情景，表现中国知识分子自命清高的神态，十分传神。《温柔的夜》写三毛无端地怀疑一个需要人帮助的陌生人，加给他许多的难堪，最后当她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时，又感到十分内疚。三毛正是以她的坦诚率真，赢得了读者的信任，也得到了读者的喜爱。

异国情调，是三毛作品的另一特色。古人认为，要获取知识，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到，读万卷书却是人人都可做到的。书是知识的海洋。读者可以在那广阔无垠的书海中，探索宇宙的奥秘，人生的踪迹，自然的奇观。没有机会走万里路的人，只要一卷在手，同样可以坐游天下，领略遨游异国的情趣。三毛的作品既满足了读者对知识的追求，又照顾了一般读者好奇、猎奇的普遍心理，因此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三毛就象读者们精神上的导游，她“带你去看爱情、生死以及各种神秘和未知。她把你几乎忘却的好奇心又重新点燃了，她让你重享闯荡五湖三江的喜悦”（《三毛的世界》70页）。她把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自然景观，都穿插在她的故事中，使她的故事带有一种浪漫的异国情调。《沙漠观浴记》就充溢着这种浓烈的异国风情。在滴水如油的沙漠，洗澡简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因此，一些穷苦的沙哈拉威人四年才能洗一次澡。三毛用略带幽默、诙谐的笔触，把沙哈拉威人的别具一格的沐浴奇观，写得有声有色，

虽然对他们的落后面有过分渲染之嫌，但毕竟使读者增广了见闻。

三毛的每一篇作品，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异国情调。《这种家庭生活》写西方家庭中亲情观念的淡薄，《沙巴军曹》写西班牙军人与沙哈拉威人的民族矛盾，《五月花》写西非生活、工作以及德国资本家的刻薄寡恩……作品中的异国风情，既打开了读者的眼界，使读者增长知识，又给她的作品涂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三毛很善于编织故事。多姿多彩的生活，加上丰富的想象力，于是，一个个色彩斑斓的故事，便跳跃着在她的笔下蹦了出来。经过她的彩笔的涂抹，那贫困的沙漠变成了地上的天堂，海边的石头变成了美的精灵，琐碎的家务事仿佛也带有某种诗意……读三毛的作品，总有一种超尘脱俗的感觉，那份飘逸，那份洒脱，使她的作品更加迷人。

三毛的语言流畅而清丽，十分形象传神。她就象一位语言的魔术师，随着那滔滔不绝的语言的喷涌，在读者的面前会出现一幅幅的奇景，有时象大沙漠的海市蜃楼，奇幻绚烂；有时象蔚蓝的大海，辽阔壮观；有时象明净的湖水，恬静温柔。三毛作品的语言，就象是一种神奇的粘合剂，把情，把景，把人，把事，全都粘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并进而升华为一种令人神往的境界。三毛作品的语言，也许更象是一道琤琮淙淙活泼流动的小溪，滔滔汨汨，清澈见底，但却缺乏峰回路转、津迷雾锁的情趣，可能这也正是三毛作品语言的缺陷吧！

本书的十七篇作品，是从三毛的九本作品集中选出来的。这些作品，基本上以三毛与荷西的爱情、婚姻和生活、工作为主线，兼及她在异国的所见所闻，每篇作品都可单

独成篇，但又带有某种连续性。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三毛作品的概貌。

由于编选时间比较匆促，如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陈贤茂 杜丽秋

1986年6月25日

于汕头大学

目 录

编者的话	(1)
结婚记	(1)
荒山之夜	(11)
芳邻	(25)
素人渔夫	(35)
亲爱的婆婆大人	(49)
警告逃妻	(67)
这种家庭生活	(79)
卖花女	(101)
搭车客	(114)
大胡子与我	(133)
五月花	(144)
浪迹天涯话买卖	(208)
回娘家	(216)
你是我特别的天使	(223)
朝阳为谁	(236)
一个男孩子的爱情 (谈话记录)	(248)
梦里花落知多少 (迷航之四)	(260)

结 婚 记

去年冬天的一个清晨，荷西和我坐在马德里的公园里。那天的气候非常寒冷，我将自己由眼睛以下都盖在大衣下面，只伸出一只手来丢面包屑喂麻雀。荷西穿了一件旧的厚夹克，正在看一本航海的书。

“三毛，你明年有什么大计划？”他问我。

“没什么特别的，过完复活节以后想去非洲。”

“摩洛哥吗？你不是去过了？”他又问我。

“去过的是阿尔及利亚，明年想去的是撒哈拉沙漠。”

荷西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任何三毛所做的事情，在别人看来也许是疯狂的行为，在他看来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跟他在一起也是很愉快的事。

“你呢？”我问他。

“我夏天要去航海，好不容易念书，服兵役，都告一个段落了。”他将手举起来放在锁子后面。

“船呢？”我知道他要一条小船已经好久了。

“黑稣父亲有条帆船借我们，明年去希腊爱琴海，潜

水去。”

我相信荷西，他过去说出来的事总是做到的。

“你去撒哈拉预备住多久？去做什么？”

“总得住个半年一年吧！我要认识沙漠。”这个心愿是我自小念地理以后就有的了。

“我们六个人去航海，将你也算进去了，八月赶得回来吗？”

我将大衣从鼻子上拉下来，很兴奋的看他。“我懂船上的事，你派我什么工作？”口气非常高兴。

“你做厨子兼摄影师，另外我的钱给你管，干不干？”

“当然是想参加的，只怕八月还在沙漠里回不来，怎么办才好？我两件事都想做。”真想又捉鱼又吃熊掌。

荷西有点不高兴，大声叫：“认识那么久了，你总是东奔西跑，好不容易我服完兵役了，你又要单独走，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你在一起？”

荷西一向很少抱怨我的，我奇怪的看了他一眼，一面将面包屑用力撒到远处去，被他一大声说话，麻雀都吓飞了。

“你真的坚持要去沙漠？”他又问我一次。

我重重的点了一下头，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

“好。”他负气的说了这个字，就又去看书了。荷西平时话很多，烦人得很，但真有事情他就决不讲话。

想不到今年二月初，荷西不声不响申请到一个工作，（就正对着撒哈拉沙漠去找事。）他卷卷行李，却比我先到非洲去了。

我写信告诉他：“你实在不必为了我去沙漠里受苦，况且我就是去了，大半时间也会在各处旅行，无法常常见到

你——。”

荷西回信给我：“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信虽然很平实，但是我却看了快十遍，然后将信塞在长裤口袋里，到街上去散步了一个晚上，回来就决定了。

今年四月中旬，我收拾了自己的东西，退掉马德里的房子，也到西属撒哈拉沙漠里来了。当时荷西住在他工作的公司的宿舍里，我住在小镇阿雍，两地相隔来回也快一百里路，但是荷西天天来看我。

“好，现在可以结婚了。”他很高兴，容光焕发。

“现在不行，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各处去看看，等我回来了我们再结婚。”我当时正在找机会由沙哈拉威（意思就是沙漠里的居民）带我一路经过大漠到西非去。

“这个我答应你，但总得去法院问问手续，你又加上要入籍的问题。”我们讲好婚后我两个国籍。

于是我们一同去当地法院问问怎么结婚。秘书是一位头发全白了的西班牙先生，他说：“要结婚吗？唉，我们还没办过，你们晓得此地沙哈拉威结婚是他们自己风俗。我来翻翻法律书看——”他一面看书又一面说：“公证结婚，啊，在这里——这个啊，要出生证明，单身证明，居留证明，法院公告证明……这位小姐的文件要由中华民国政府出，再由中国驻葡大使馆翻译证明，证明完了再转西班牙驻葡领事馆公证，再转西班牙外交部，再转来此地审核，审核完毕我们就公告十五天，然后再送马德里你们过去户籍所在地法院公告……。”

我生平最不喜欢填表格办手续，听秘书先生那么一念，

先就烦起来了，轻轻的对荷西说：“你看，手续太多了，那么烦，我们还要结婚吗？”

“要。你现在不要说话嘛！”他很紧张。接着他问秘书先生：“请问大概多久我们可以结婚？”

“噢，要问你们自己啊！文件齐了就可公告，两个地方公告就得一个月，另外文件寄来寄去嘛——我看三五个月可以了。”秘书慢吞吞的将书合起来。

荷西一听很急，他擦了一下汗，结结巴巴的对秘书先生说：“请您帮忙，不能快些么？我想越快结婚越好，我们不能等——。”

这时秘书先生将书往架子上一放，一面飞快的瞄了我的腰部一眼。我很敏感，马上知道他误会荷西的话了，赶快说：“秘书先生，我快慢都不要紧，有问题的是他。”一讲完发觉这话更不伦不类，赶快住口。

荷西用力扭我的手指，一面对秘书先生说：“谢谢，谢谢，我们这就去办，再见，再见。”讲完了，拉着我飞云似的奔下法院三楼，我一面跑一面咯咯笑个不停，到了法院外面我们才停住不跑了。

“什么我有问题，你讲什么嘛！难道我怀孕了。”荷西气得大叫。我笑得不能回答他。

二

三个月很快的过去了。荷西在这段时间内努力赚钱，同时动手做家具，另外将他的东西每天搬一些来我的住处。我则背了背包和相机，跑了许多游牧民族的帐篷，看了许多不同而多彩的奇异风俗，写下了笔记，整理了幻灯片，也交了许多沙哈拉威朋友，甚至开始学阿拉伯文。日子过

得有收获而愉快。

当然，我们最积极的是在申请一张张结婚需要的文件，这件事最烦人，现在回想起来都要发高烧。

天热了，我因为住的地方没有门牌，所以在邮局租了一个信箱，每天都要走一小时左右去镇上看信。来了三个月，这个小镇上的人大半都认识了，尤其是邮局和法院，因为我天天去跑，都成朋友了。

那天我又坐在法院里面，天热得象火烧似的令人受不了。秘书先生对我说：“好，最后马德里公告也结束了，你们可以结婚了。”

“真的？”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场文件大战已结束了。

“我替你们安排好了日子。”秘书笑眯眯的说。

“什么时候？”我赶紧问他。

“明天下午六点钟。”

“明天？你说明天？”我口气好似不太相信，也不开心。

秘书老先生有点生气，好似我是个不知感激的人一样。他说：“荷西当初不是说要快，要快？”

“是的，谢谢你，明天我们来。”我梦游似的走下楼，坐在楼下邮局的石阶上，望着沙漠发呆。

这时我看到荷西公司的司机正开吉普车经过，我赶快跑上去叫住他：“穆罕莫德沙里，你去公司吗？替我带口信给荷西，请告诉他，他明天跟我结婚，叫他下了班来镇上。”

穆罕莫德沙里抓抓头，奇怪的问我：“难道荷西先生今天不知道明天自己要结婚？”

我大声回答他：“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司机听了看着我，露出好怕的样子，将车子歪歪扭扭的开走了。我才发觉又讲错话了，他一定以为我等结婚等疯了。